

# “好”的标记性与语用解释

鲜丽霞

(四川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好”有以下标记性：篇章话题转换标记，优势者地位的社会指示项，指令性宣告的形式标记，会话的开端形式标记。四者互相关联，体现了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的结合。“好”典型地代表了语言中位于句法与语义外围而具有丰厚语用内涵的话语成分。

**【关键词】**“好”；言语行为；社会指示；会话结构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3-0001-05

## 一 前言

“好”是汉语高频使用的一个词，有形容词、副词、助动词、名词等多种词性，能做谓语、定语、补语、状语、宾语、主语等句法成分，在句子中具有特定的句法、语义功能，本文要讨论的是目前语法著作中尚未提到的、在口语语体中作为话语标记、具有多种语用特性的“好”。在句法与结构外围，它不具有命题与语义意义，非传统语法学研究的对象。然而正是这种散乱片段更逼近并体现了口语的本质，因而应作为话语研究的重要指标，运用语用理论，分析其在实际交际中的使用，以揭示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结合规律。

## 二 语言中的“好”

结构上，“好”位于小句的前面，相对独立，不从属于前后言语单位，是句法结构的外围成分。口头上，“好”与跟随小句间有一定的语音停顿，这种停顿有时用语气词“吧”作形式标志。其后一般是祈使句，例如：

(1)好，我们开始吧。

跟随小句一般都是单句，且句式简短，极简形式是只有一个动词。主语不是强制性成分：有主语时，由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单、复数充当，不太可能是第三人称或其它形式。谓语必不可少，大多是动作动词，如言语类“说、发言、讲”和其它

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常与这些动词同现或单独出现作谓语的动词有“开始、该、轮到”等，例句谓语虽然是“开始”，但它后面所带的动作动词可以从语境中回找(recoverable)；“该、轮到”与“开始”不同，它们与谓核动作动词同现时，作用是引出该动词的施事题元，性质是介词，与“由、让”相同。状语有“继续、接着、下面、现在”和介词“由、让”引导的介宾结构。宾语不一定出现，但同样可以在上下文或广义语境中回找。补语与定语一般不充当小句的直接成分；描写性状语不出现在此类小句中。

在这种语境中的“好”是一个虚词，没有句法意义，也没有词汇意义，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语言符号，删去并不影响命题意义的表达。其意义在于篇章与语用层面。篇章上的意义可以用“话题转换标志”来概括。具体地说，“好”类似于连词，启动跟随小句，表示话题转换或开始。它是一个信号，表示新信息即将出现，提示话语进入新的进程，是新话题与旧话题的界限，标志二者的转换。即使在非言语交际行为中，“好”也作为转换标记，用语言来提示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的转换。新言语行为的具体内容是用“好”后命题小句来表达的。

## 三 话语中的“好”

作话题界限的“好”专用于口语语体，常见于会话或演说。下面我们从语用与交际角度来分析“好”与所跟随小句是如何来表达意义的，也即语

收稿日期：2007-04-15

作者简介：鲜丽霞(1976-)女，四川崇州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口语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

言使用中的意义怎样通过形式来体现的。

### 1. 言语行为类型

J. Searle 把言外行为分成五类：阐述，指令，承诺，表达和宣告五类。“好”与其后小句属于指令性宣告：言外之的是试图并能成功地使听话人做某事；适从向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使客观现实与话语相符，客观世界要按照说话人所说的话去变化；心理状态是希望与愿望。Searle 没有提出指令性宣告这一类型，我们根据汉语的言语事实与交际的情境定出这种行为类型，认为“好”体现的是两种行为的结合，并非单一的宣告或指示。这是因为说话人本意是宣告，而这种宣告是以指令对方的形式实现的，即要求对方做某事，对方也完全听从并立刻执行，不会存在所指令的行为不被施行而导致交际失败的可能。这样客观现实不仅适从话语，而且这种适从与变化是话语结束的瞬息之间发生的，因而“好”在指令的同时也是宣告。此时二者合一，指令等同于宣告，宣告体现为指令，故而名之为指令性宣告。这与交际双方特定的社会角色有关，说话人凭借所拥有的话语权发布命令并进行宣告，听话人则因所处的社会角色有义务立刻执行指令，“好”加小句的语言形式由此具有了言外之力，语言形式具有了行为意义并实现了交际功能。

“好”作用与功能等同于 I+Vp。这个第一人称单数加行事动词 (performative verb) 格式是用以鉴定言语行为类型的句法形式。汉语口语中，“好”是确定指令性宣布这一特定行为类型的指标，其言外行为是：“注意，我要宣布指令了。”实际言语中，除极正式的场合外，一般不采用 I+Vp 形式这样直白而又繁复的表达，而用一个标记词“好”来提醒听话人，引起其注意。听话人听到这个词后，自动调整自己的言行，跟从听话人的指示，开始新的行为或进入新的话语进程中。口语表达中“好”频率高于 I+Vp，还可以从语言形式本身与会话交际两个方面来解释。语言形式上，“好”是一个词，形式简约，表现力强，当然是表达时的首选；交际中，“好”相对委婉间接，不强调说话人的强势地位，符合会话的策略准则，礼貌而得体地发布命令，而行事动词明确表示行为类型，过于直白生硬，不符合策略准则。

因此，“好”不仅是语法上的连接标记，也是语用行为类型的标记，标志指令性宣告这种言

语行为，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注意力集中并宣告新行为开始的提示性语言成分。其后跟随小句则是说话人指令的内容，由于指令的多样性与具体性，小句形式各异，但简单祈使句是基本类型。“好”与小句二者有明确的分工，前者是形式化标记，后者是具体内容。或者借用符号能指与所指来说，前者是指令性宣告的能指，后者是指令性宣告的所指。非命题加命题的形式，共同表达语言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好”加祈使小句指令性宣告的原型表达，是此种行为类型的无标记形式，其语势是标准与适中的，是最基本与简单的形式，不需要语境辅助理解。实际言语中，有标形式也常常出现。当交际情境不同时，语势也各不相同，或强或弱，偏离了标准语势，此时行为类型的语言表达是有标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标记形式：一是用最正式的“‘我’+行事动词”的形式代替“好”；二采用祈使句外的其它句式，如疑问句、感叹句、陈述句；三利用其他语言手段，如重读、停顿、语气等。这三种方式都会改变语势，或增强而显得直接粗鲁，或减弱而变得委婉曲折，都会直接影响听话人的心理，适合于当时情境的得体表达会促使语言功能得以实现，而不得体的表达或因语气强硬而产生不快与抵触，或因含蓄间接而引起理解偏差，从而间接影响交际活动的进展与方向。

### 2. 指示

#### (1) 主语指示

语言表达中，指示也是重要的语用范畴。“好”带的小句是简单的主谓句，指示项是主语，用于指定下一个说话人或谓语动作的执行人。

前面分析句法结构时提到小句主语是“我”、“我们”或“你”、“你们”。第一、二人称在一个交际情景中是特定的，正在说话的一方总是以第一人称来表示自己，听话的一方则总是以第二人称来表示，因而在本文所讨论的交际情景中，“我”是说话人，处于主导地位，说出“好”与小句，发出命令标记与内容；“你”是听话人，是服从者，执行命令。小句主语不同时，“你”执行的任务也不同：如果是“我”，实施谓语动作的人也是“我”，“你”所执行的任务是配合我的动作，注意力集中于我处，“你”的交际角色是配角；小句主语是“你”、“你们”时，实施谓语动作的人应该是“你”或“你们”，执行的任务用谓语动词直接表示，“你”的角色是主角；小句主语是“我们”时，实施谓语动作的人是“你/你们”和

“我”双方，执行的任务也是谓语句所代表的行为，但要求双方共同来完成，“你/你们”和“我”都是主角；没有主语时，借助介词“由、让、轮到、该”带宾语指派动作执行者，这个宾语可以是代词，也可以是人物专名，有时带上称谓与头衔，表示对接受指令者的尊敬与客气；还有一种情形，既有主语“我们”，也有介宾结构，这时谓语句的施事者还是介词所带宾语。后面两种有介宾结构的小句中行为主角都是介之宾，“我们”或者实际指代交际活动中的所有人，或者只是指说话者本人，采用复数形式是一方面为了表示谦虚，使交际氛围更自然、亲切，另一方面是希望对方关注于自己的言谈与行为。无论主语用指示还是专名，用第一人称指示还是第二人称指示，用单数指示还是复数指示，其所指都是参与交际的某一或几个特定在场人物。这样，紧接着进行的交际行为才有明确的实施者，话语的言外之力瞬间即可实现。第三人称不能作此类小句主语是因为“他/他们”指示的常是不在场的其他人，不可能接受指令并执行命令。

伴随“好”及小句的可能还有配合语言指示的体态语，“好”常与目光扫视全场同时进行，小句主语指示则与手势指点或邀请、目示提醒、点头肯定等同时出现。这需要回到交际情境中才能重现。

### 2) 社会指示

“好”在标记言语行为类型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指示项，反映出交际双方的社会面目与相对社会地位：说话人“我”社会地位高于听话人“你/你们”。这种社会地位应该做绝对与相对两种理解，绝对地位是指双方社会角色有高下之别，不因场合与时空而变；相对的社会地位，是指在本次特定交际活动中，“我”更具权威性与发言权，处于交际的主导与强势方面，但其它场景中则不一定。下面考察交际情境。

从交际人数来看，说话者“我”常是单个人，而听话人可能是单个人或多数人，即这种交际可能是一对一交谈，也可能是一对多的相对大型的单向交流，此时“你”听从“我”，多数听从少数。从交际场所来看，既发生在课堂、演讲、节目演播这样的正式场合，也出现在随意的日常会话中。正式场合下，“我”是教师、演讲人、节目主持人，非正式场合下“我”是掌握话轮的人，常常是双方中相对地位较高、资历较老

因而具有话语权的人物。正式场合，交际双方人数典型的是一对多；非正式场合，典型的是一对一。总的来看，双方交际角色不同，地位悬殊：说“好”的“我”方社会地位高于“你/你们”方。

“好”的言语行为类型决定“好”与其后小句的发出者必定是被授予这一权力的人。由于交际的对立双方中，“我”的地位高于“你”，所以“我”才能以“好”宣告交际的新进程，并发布具体命令；没有主动权的“你”方是不能发出“好”句的，滥用“好”只会导致命令不被执行与交际中断或失败。社会指示的语言项目还有动词“开始、该、轮到”与介词“由、让”，它们与“好”一样，体现说话者的权威性；社会指示的非语言项体现在交际进程的顷刻转换，所指令的行为立刻得以执行，体现的是交际双方角色的特殊性，一方应该听从于另一方，而且必须积极配合。

“好”的社会指示性揭示了双方的社会角色的差异，也体现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相互退让。合作原则表现在：说话人与听话人都非常清楚各自的社会角色，都能根据各自角色进行交际，这种默契使地位优势者知道何时说“好”，如何发布指令；被动方不会僭越本分发出“好”的指令，而是遵照对方的指令调节自身行为，这样双方共同遵守着合作原则，使交际活动向既定目标推进。礼貌原则表现在：指令本属于竞争类行为，说话人更要注意礼貌地使用语言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根据情境得体地措辞，不强化优势地位，尽量维护双方均等的地位和友好关系，比如使用体现交互主观化的“我们”而少用单方指向的“我”，使用语势适中的“好”而不使用行事动词。

总之，“好”具有社会指示性，是优势地位者的话语标记，同时统一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 3. 会话结构

“好”固定地用在一次相对完整的会话的开端，标示话语的开始，与小句构成前置话轮，一般无相邻对，不构成前置系列。

“好”的前置位置有句法与语用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好”的语法意义是连接、启动后文、标示话语开端，我们归纳为话语转换标记。它出现在前一话题结束之后、下一话题开始之处，但不太有结束与承接前文之意，表结束是“好”语法意义的另一义项。但“好”的这两种意义之间有关联，因为往往一个话题结束之处也就是另一话题开始时，转换与结束是相通的，我们认为转换义项是由



结束义项语法化而来, 结束义又由其它表示赞同语气及其他有词汇意义的形容词用法虚化而来, 这一系列意义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统, 具有动态语法意义。关于“好”的语法化历程, 将另文讨论。

作为宣告类言语行为的标志, “好”也用于一次相对完整的话语单元的开端, 用于宣布一次新的会话或交际行为开始, 说话人与听话人后面所有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都源出于此, “好”与跟随小句作为总动因, 一起启动与控制新的交际行为。作为强势者话语的标志, “好”也会出现在话语开头位置。因为就人类社会活动而言, 强势者先于弱势者。作为典型的社会行为的交际活动更体现此规则, 话语权柄应掌握在交际地位或社会地位更高的一方。第一句话具有话语总基调的意义, 一般应该由强势方发出。而“好”正是标示强势与话语主导者地位的语言项目, 所以“好”与小句作为前置话语, 其发言权由优势方掌握, 先于被动的另一方表达出来。

至于“好”与小句构不成相邻对, 既与言语行为类型相关, 也与社会指示相关。指令性宣告行为类型, 主要落脚点是宣告, 而宣告本身是不需要应答的, 听话人所要做的只是遵照宣告的现实, 按指令行事。因而一般情况下无言对应, 构不成会话中相邻对与前置系列。从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来看, “好”与小句是强势者言语, 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商量余地, 听话人应遵照合作原则, 服从此语言事实, 一般是没有对应言语的。当然也不排除具体交际中听话人发出异议的情况, 但这是对合作原则的违反, 可能会导致交际失败。

#### 4. 形式与意义

从语言形式来阐释语言意义, 我们理解了“好”在交际中的意义与功能; 反之, 从语言意义来反观语言形式, 意义可以证明形式, 并能找到意义与形式的结合点: 指令要求新信息与新行为的出现, 宣布说明话语与现实世界变化的出现, 说话人要强调新信息与焦点的出现与转换, 表示前后连接与言语行为类型的形式标志必不可少; 社会指示与言语行为类型相关, 宣告者的话语应标示其优势地位; 优势者的宣告应位于一个相对完整的会话结构的开端与转换处。基于三方面的交际意义特征, 相应的语言形式“好”就应时而生, 由此证明了这个语言形式的必要性与语用特性。在“好”这个语言

成分上, 形式与意义是完美结合的。

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还可以沟通广义语言的静态与动态、狭义语境与广义语境的不同意义层面: 狭义语境中的“好”意义是连接与转换, 广义语境中的“好”意义是以静态层面意义为基础的、体现各类语言交际范畴的意义的综合, 二者都在形式上以“好”作标记。也就是说, 形式上统一为标记的“好”, 无论在哪个层面, 意义都与其基本义“转换、开端”有关, 其中静态意义是基础, 动态意义是在此基础义上添加各自的范畴意义, 再生成为该层面的意义。如下:

静态	动态		
言语行为	指令性宣告		
转换开端	+	社会指示	= 优势者地位
会话结构		会话开端	

转换开端是“好”在静态层面所具有的语法意义, 交际中, “好”的行为类型由转换衍生为行为开始, 因而与宣告意义契合; 具有宣告身份者是社会意义上的优势者, “好”的社会指示意义由此诞生; 会话中“好”的位置一方面与静态层面义直接相关, 由转换开始义决定会话中的位置在前置话轮, 另一方面由言语行为类型与社会指示意义推导而来, 优势者的宣告一般在会话开端或转换处。上述假设是否成立, 还需更多的理论与语料支持。

#### 四 其它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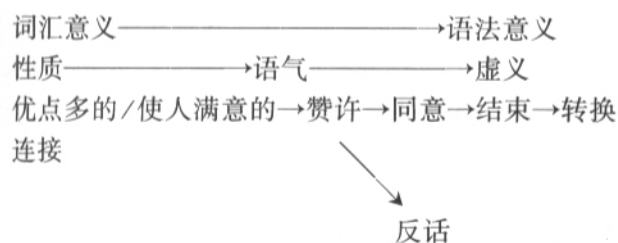
所谓其它“好”, 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的: 一是“好”这个词的其它义项, 它们与本文所讨论的用法联系或远或近; 二是汉语中类似于“好”的语言成分, 都在句法与语义的外围; 三是人类语言中与“好”相同作用的成分, 指各类语言中具有特定表达功能的语用成分。

语法著作中提到“好”的语法意义主要有形容词、副词、助动词及名词四种用法。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形容词中表示语气的类似叹词的用法, 它们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形容词, 词汇意义已经虚化了, 只具有语气意义, 或表同意, 或表结束, 或是反话。例如:

(2) “好了, 好了!”看的人们说, 大约是解劝的。“好, 好!”看的人们说, 不知道是解劝, 是颂扬, 还是煽动。(鲁迅《阿Q正传》)

(3) 好, 就依你说的办。(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257页)

例句(2)“好了,好了!”表示结束,“好,好!”是反话,例句(3)表示同意。与本文的“好”相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意义不同,所在上下文不同,所结合的语言成分也不同,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结束意与本文直接相关,都是意义很虚的标志性话语,同意与反话的意义较实在,虚化义项由实义义项虚化而来。我们拟构了一个共时层面的语法化历程:



口语中还有其它常用在小句之前语成分,如叹词、句首状语、句首语气副词等,有的与小句结构相关,有的跟“好”一样是自由成分。静态语言系统中,它们都是命题外成分,不足以表达思想,句法与语义意义薄弱;动态使用时,表现力强,语用意义丰厚,需结合交际语境考察。对这些成分充分的研究,可以解释一些句法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易位与省略;有的还能有助于揭示汉语的语言类型,如句法话题句与表现形式为题元状语的语义话题句。

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着标示话语继续的非句

法成分,如英语中 well 与 ok。它们与“好”既相类似又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由表事物“优点多,使人满意”性质的语义语法化而来,都在口语中应用;差异之处在于语用性质不同,各个语言项目需具体考察。well 既可表示惊叹语气,又能作为故意为之的信号表示正思考某一问题与对下文构思中的踌躇,类似于汉语叹词“哦”,与“好”完全不同,翻译时不能对译。这些成分也能作为语言研究的项目,与句型及其构成成分一样,进行语言类型学与认知语言学上的探讨,同时还具有社会语言学与民族心理学价值。另外,对外汉语教学中在中高阶增加这种语言成分的教学,可以引导学生用汉语地道表达。

## 五 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好”是出现在口语语体中的一个语法虚词,用于话语连接,具有多种语用意义。它典型地代表句法外成分,反映了口语实质。与书面语对比,口头语体中有大量不成型小句存在,形式不齐整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律。口语除了与书面语所共同具有的语言共核外,还自有其规则,所不同的是要在实际使用中考察。本文正是着力于此,希望能有所收获。遗憾之处是因条件所限,语料分析不足,尚未通过定量研究对结论进行验证。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Biber, D. 朗文英语口语和笔语语法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2] 何兆熊. 语用学概要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商务印书馆, 1980.
- [4] 苏静、路佳. 汉语会话相邻对中的无言语对应现象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6 期.

##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Marker Hao(好)

XIAN Li - xia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Hao(好) can be marked as topic change in text, speech act of directive declarations, social deixis of senior and pre - sequence turn in the conversation. These characters are connected to give expression to the link between forms and meanings of language. Hao(好) represents the outlying elements that are plentiful in pragmatic meanings in utterance.

**Key words:** Hao(好); Speech Act; Social Deixis;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张俊之)